

# 罗杰·格林博士，《美国基督教》，

## 第 10 节，第二次大觉醒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第二次大觉醒的第 10 节课。

所以，我要说一下教室的布置。这里太小了，我没法做这些，也没法放笔记和所有东西。所以，这有点让我抓狂。所以我在学期开始时给教务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询问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房间里放一个讲台。即使是音乐楼里的乐谱架也可以。

任何可以记录笔记的东西，这样我就不用在过去五六周那样苦苦挣扎了。所以昨天，他们送给我这个讲台。上面有我的名字、罗杰·格林讲台和戈登学院的印章。

所以，这个要保留下来，这是我送给戈登学院的礼物。教务长说我退休后可以带走它。我说不，这是我送给戈登学院的礼物，作为这间房间的礼物。

就是这里，这个漂亮的讲台。他们甚至在下面给我留了空间放东西。所以现在，我终于可以教这门课了。

所以，我们准备好了。所以，哎呀，哎呀，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准备好了。

所以，感谢戈登学院。那么我们现在在哪里呢？这是二年级的觉醒，第七讲，二年级的觉醒。我现在在教学大纲的第 13 页。

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谈论觉醒，我将做一点介绍，然后我们将谈论这些人。但在谈论蒂莫西·德怀特之前，我想说几件事。

所以，他就在那里。我们之前提到过，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宗教信仰有点衰退。似乎人们的兴趣更多的是政治而不是宗教。

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课程中看到是，清教徒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宗教冲动。但是，请记住，清教徒中的宗教冲动一度消退了。但到了 18 世纪中叶，我们迎来了第一次大觉醒。

记得我们谈论过 18 世纪。那段时期真正加强了美国的基督教。然后钟摆又摆回了宗教淡化、政治增多的阶段。

嗯，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大觉醒就是对此的回答。所以，第二次大觉醒是美国基督教复兴的开始；我们通常把 1800 年左右定为第二次大觉醒的日期，以便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关于第二次大觉醒，我们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在最后，比如说从 1750 年到 1800 年，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

在那段时间里，领土面积增加了三倍，人口增长了五倍。因此，在那 50 年里，被殖民的土地面积增加了三倍。这可真是个大数目。

然而，在这 50 年里，人口也增长了五倍。因此，人口正在急剧扩张。第二次大觉醒提出的问题是，教会是否能够跟上这种扩张的步伐，或者我们是否会输掉这场扩张之战。到底会是哪一种情况呢？他们决定让教会跟上这种扩张的步伐。

他们希望教会成为面向所有人的使命，并成为面向这片新土地上日益增多的人们的使命。因此，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由此开始了第二次大觉醒。现在，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第二次大觉醒中的领导力。

这就是觉醒，有四个名字。第 13 页有三个，然后是第四个。然后我们将看到觉醒之后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将得出结果。

好的，我要提到的四个名字。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蒂莫西·德怀特。那是蒂莫西·德怀特的时代。

非常重要。他成为了耶鲁大学的校长。现在，我们已经说过，当你想到这些大学时，不要想着你今天想象的那些有成千上万名学生和许多建筑物等等的大学。

耶鲁大学仍是一个规模较小、关系紧密的社区。然而，耶鲁大学已经失去了宗教色彩。蒂莫西·德怀特成为耶鲁大学校长，他决心将宗教重新带入耶鲁大学和耶鲁学生的生活。

因此，作为校长，他不仅在耶鲁大学授课，还在耶鲁大学教堂里宣扬福音。首先，我们通常将 1800 年定为第一次大觉醒和第二次大觉醒。第二次大觉醒实际上是从耶鲁大学的蒂莫西·德怀特开始的，当时他宣扬福音。

这就是事情的开始。耶鲁大学迎来了伟大的复兴。耶鲁大学迎来了真正的觉醒，就像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人第一次伟大的觉醒一样。

所以，蒂莫西·德怀特是一个重要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这一切的开端。但接下来我们还想提一下另外三个人。第二和第三个人与德怀特有关。

第二位是莱曼·比彻。莱曼·比彻也在你的教学大纲中。但莱曼·比彻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莱曼·比彻曾在耶鲁大学接受过蒂莫西·德怀特的培训。

莱曼·比彻是耶鲁大学蒂莫西·德怀特的学生。莱曼·比彻从他的老师和导师那里获得了复兴的动力。你一定对比彻这个名字很熟悉。

您可能对他的女儿哈里特·比彻·斯托很熟悉。因此，比彻这个名字在美国生活中变得很重要。莱曼·比彻现在是一位著名的传教士。

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他不是大学校长或老师之类的，但他是帮助实现第二次大觉醒的牧师。所以，我们确实需要注意莱曼·比彻。

我的第三个名字是 Nathaniel Taylor。Nathaniel Taylor 在耶鲁大学任职时，Timothy Dwight 是耶鲁大学校长，也是耶鲁大学的老师。不过，Nathaniel W. Taylor 当时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他帮助发起了第二次大觉醒。他本人和莱曼·比彻一样，都是蒂莫西·德怀特培养的。他曾是德怀特在耶鲁大学的学生。

所以他接受了第二次大觉醒的推动力，这真的变得很重要。现在，第四个名字与耶鲁或蒂莫西·德怀特无关，但这是一个需要提及的名字。这个人名叫亚历山大·坎贝尔。

现在，我们几分钟后会看到，第二次大觉醒发生在两个地方。它发生在北方，但也发生在南方。亚历山大·坎贝尔是南方的一名牧师，他帮助南方各州实现了第二次大觉醒。

亚历山大·坎贝尔，稍晚一些，你可以看到他的日期，但亚历山大·坎贝尔在南方发起了一场名为基督门徒的运动。他是基督门徒运动的创始人。这场运动是南方真正的觉醒运动。

现在，我们为基督门徒和亚历山大·坎贝尔运动取了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头衔，一种神学头衔，我们不会用它来称呼我们讨论过的前三个人。我们给他们起的头衔是“复原主义”。

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复原主义。亚历山大·坎贝尔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基督的门徒也是如此。复原主义是一种信仰，相信你的教派、你的团体正在恢复新约教会。

所以，你看到了新约教会的纯洁性，你正在将这种纯洁性带入 19 世纪。所以，有一些我们称之为复原主义团体的团体认为他们是新约教会的真正代表，并以其他教会或其他团体没有的方式保持着新约教会的活力。因此，复原主义成为南方第二次大觉醒的重要组成部分。

右边这张照片是亚历山大·坎贝尔的照片。所以如果我要选出第二次大觉醒的四位领袖，我会选这四位。现在，当我们谈论第二次大觉醒时，我们还想提到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

我要将他的名字添加到这里。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这些是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的日期。

让我看下一张幻灯片。这是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的照片。我们之所以提到芬尼，是因为他也发起了一场伟大的复兴，即芬尼复兴。

正如您所见，现在他的约会日期已经晚了。所以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提出这个问题，等 Finney 本人来的时候再问。

芬尼是在延续第二次大觉醒吗？还是美国宗教生活出现了足够大的断层，以至于我们称之为芬尼复兴、芬尼派复兴或第三次大觉醒？我们应该如何给芬尼派复兴贴标签？它是德怀特和比彻等人开创的复兴的延续吗？还是出现了断层，而现在的芬尼派复兴实际上是第三次浪潮或第三次大觉醒？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有一整场关于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的讲座，你们也读过一篇关于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的文章。所以，我们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但在这里我们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此外，就人物而言，我们已经谈到了韦斯利·科克和阿斯伯里。所以我只想提到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参与了第二次大觉醒，因为，请记住，弗朗西斯·阿斯伯里最终于 1784 年被任命，成为美国卫理公会的伟大巡回传教士。

所以，我们确实想提一下它们。现在我们想谈谈第二次大觉醒的表现。第二次大觉醒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第二次大觉醒分为两种，它们之间确实有很大不同。但它们都属于第二次大觉醒的范畴。因此，蒂莫西·德怀特，第二次大觉醒的北方代表，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还有他的日期。但大觉醒发生在耶鲁。现在，耶鲁的大觉醒显然被其他地方所效仿。

左边是蒂莫西·德怀特。耶鲁大学的大觉醒吸收了很多新英格兰文化。它很克制。

那里没有太多的感情色彩。只有伟大的布道和教堂的赞美诗等。人们信奉基督，但方式非常克制，没有感情，这是新英格兰人特有的。

这是戈登学院对蒂莫西·德怀特领导下的第二次大觉醒的一种解释。然而，事实上，第二次大觉醒有另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它有南方的表现形式，与北方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

这是第二次大觉醒在南方的表现。第二次大觉醒的表现是营地集会。现在，第一次营地集会是在肯塔基州的凯恩里奇举行的。

它于 1801 年举行。肯塔基州甘蔗岭，1801 年。现在，这是一种新现象。

这是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在美国教会历史或美国宗教史上从未经历过。营地会议是人们聚集在一起，可能持续十天或几周的时间。你可以在背景图片中看到他们住的地方有帐篷。

在左边，你可以看到有人在那里布道，人们在听等等。因此，营地会议成为第二次大觉醒的南方表达。但营地会议非常不同。

南方的表达方式与耶鲁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由于南方的营地聚会非常情绪化，所以他们使用平信徒传教士。

这些人通常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了解圣经，知道圣经的故事，但他们是外行传教士。他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培训。

他们没有在耶鲁大学等地接受过蒂莫西·德怀特的培训。所以，他们没有神学知识。但也有平信徒传教士。

这些营地聚会充满了情感。很多人唱歌、跳舞、晕倒等等。所以，这与北方人在第二次大觉醒中所经历的完全不同。

所以，营地会议的经历非常有趣。现在，每当我谈到营地会议的经历时，都会提到几件事。营地会议仍在继续。

几百年后，各地仍然有营地聚会，而不仅仅是在南方。那么，你们有人参加过营地聚会吗？你会说那是营地聚会。十天零两周，重点是圣经教学、布道和唱歌。

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有点耳熟吗？好的，有几个人。还有人参加过营地会议吗？这听起来很耳熟？所以，你们中没有多少人参加过营地会议。我在夏天经常参加营地会议。

其中两个大型的营地大会在缅因州的旧果园海滩举行，那里有一个营地大会。另一个是与南部北卡罗来纳州朱纳鲁斯卡湖的卫理公会教徒一起举行的大型营地大会。离我们戈登学院最近的营地大会是哪个？那是一个重要的营地大会。

事实上，他们不得不修建一条额外的铁路线，因为有太多人从波士顿赶来参加营地聚会。有人熟悉阿斯伯里格罗夫吗？你熟悉。你在那里住了一个夏天。

祝福你。阿斯伯里格罗夫。所以，你知道阿斯伯里格罗夫的历史。

有些。你想告诉我们一些吗？或者你想帮忙做这个演讲吗？嗯，阿斯伯里格罗夫是北方的一个很棒的营地聚会。他们修建了额外的铁路线，因为当时那里太大了。

他们现在获得的数字不如以前了。什么意思？太好了。哦，太好了。

你住过吗？你住在营地里吗？好的。你还记得教堂的名字吗？它是 E. Stanley Jones 教堂，他是一位在印度传教多年的伟大卫理公会传教士。对。

好的。那么，Asbury Grove。如果你开车过去，那是铁路大道吗？哪条大道从基督教堂一直延伸到 Asbury Grove？我忘了那是哪条街了。

但你们当中有人知道基督教堂在哪里吗？你们知道汉密尔顿的基督教堂在哪里吗？对。它就在那里。就在我们自己的后院，我们有一个很棒的露营聚会经历。

当然，它以谁的名字命名？弗朗西斯·阿斯伯里。伟大的卫理公会复兴传教士。因此，营地会议不仅限于南方，而且规模很大，在南方仍然很大。

我认为阿斯伯里的人数不如以前那么多。但是，南部甚至缅因州老果园海滩的营地会议仍然规模很大。所以就是这样。

这是第二次大觉醒的第二个表现，而且是相当了不起的表现。现在，北方人确实倾向于看不起南方的经历，因为他们认为南方的经历太情绪化了，让这些不懂神学的平信徒去传道等等。所以，他们往往有点看不起南方营地会议的经历。

但是，北方和南方的经历截然不同。好的，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第 14 页的 B 点。我们感兴趣的是觉醒的结果。

我将给出六个。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给出更多。第六个将花费我们更多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留到最后。所以，觉醒的结果。好吧，觉醒的第一个结果是美国文化复兴的增加。

美国文化已经习惯了复兴主义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新教世界的一部分。因此，现在我们经历了第一次大觉醒。现在，我们迎来了第二次大觉醒，复兴主义日益兴起。

正如我们提到的，后来复兴运动在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身上有所体现。后来，在 19 世纪末，复兴运动在德怀特·L·穆迪身上有所体现，我们现在不必担心，但我们会谈到他。然后，在 20 世纪中叶，复兴运动在葛培理身上有所体现。

因此，复兴主义是美国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是新教宗教表达的一部分，也将成为我们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好的，这里的第二种结果是所谓的志愿社会网络不断扩大。志愿社会。

考试中你考过一点这方面的内容，但志愿社团，在这种情况下，志愿社团意味着在地方层面组织某些项目。因此，人们，无论是曾经是基督徒，还是在复兴期间成为信徒的人，都会在地方层面组织某些项目。而这些地方层面的项目通常是跨教派的。

因此，长老会和公理会的人，也许还有一些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人，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一项特定项目。现在，正是这种运动催生了 19



世纪伟大的传教运动，即美国传教运动，因为这些地方项目中最伟大的就是传教协会的成立。

这些传教团体变得相当强大。1810 年首次成立。它被称为美国外国传教委员会。

基本上，公理会和长老会于 1810 年联合起来成立了传教团体。因此，这变得非常重要。这对该机构的历史来说也很重要。

很多年后，1895 年，AJ Gordon 建立了这个地方，作为传教士协会，传教士培训基地，以便派遣传教士前往刚果。因此，志愿协会的成立，尤其是传教士协会的成立，非常重要。好的，第三点是重视教育。

重视教育。现在，在教育方面，我要提到三件事。第一，重视教育，但第一，大力传播《圣经》。

将《圣经》送到人们手中。除了《圣经》，还会有传单。现在，传单通常是四页纸质的福音传单，讲述福音故事。

因此，除了圣经之外，传单也会进入人们的手中。但是，你希望人们一旦成为信徒，一旦皈依基督教，就能够通晓圣经。所以这是首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对教育的重视，很早就开始于英国，但不是很久以前，那就是主日学校。主日学校现在将成为教会的教育机构，教人们和孩子读书。那么，他们可以做什么呢？当然，阅读圣经并理解圣经。这是有原因的。

现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建立其他学院、大学和神学院。所以，他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培训我们的牧师等等了。所以，建立学院、大学和神学院。

所以，这是另一波创建这些事物的浪潮。让我来谈谈其中的一些；我将提到一些最重要的事物。安多佛神学院由公理会于 1808 年创立。

现在，我和我的妻子都喜欢安多佛这个小镇。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安多佛。不过，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做过，那就是找出这个小镇在安多佛的哪里建立的。

我不确定。所以我真的很想弄清楚。但是公理会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神学院。

我们提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但其神学院成立于 1812 年。当然，这所大学更早成立时名为原木学院。神学院成立于 1812 年。

神学院成立的目的是培养长老会传教士。长话短说，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去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神学硕士学位。

我不是长老会教徒，但我在普林斯顿上过一门非常有趣的课，大部分都是长老会教徒。这门课讲的是 1967 年信条，因为 1967 年信条的主要作者是一位名叫 Dowie 博士的教授，从某种意义上说，1967 年信条取代了威斯敏斯特信条。他有一门关于 1967 年信条的课。

所以我觉得旁听那堂课并听听长老会成员对 1967 年《忏悔录》的讨论会很有趣。这仅仅是一年之后的事。我在普林斯顿的第一年是 1968 年。

我可以非常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他们做不到。所以那课堂上关于 1967 年忏悔的讨论非常非常有趣。

有些学生认为 1967 年《忏悔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其他人则认为 1967 年《忏悔录》是长老会一生中最糟糕的作品。所以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对我来说，作为客观观察者，这是一堂有趣的课。

但尽管如此，普林斯顿神学院，我对普林斯顿的几年记忆犹新。1967 年信条取代了长老会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因此，全班几乎逐行阅读了信条。

这是一份很长的忏悔书，里面有关于忏悔的注释和所有事情。非常有趣。第三，我们提到了哈佛。

他们的神学院成立于 1816 年。但请记住，它是由一神论派创立的。信仰告白是一种信仰告白，标志着该教派的信徒所信仰的内容和他们所坚持的内容。

所以，我们教会里一直都有忏悔。使徒信经最终发展成为忏悔。尼西亚信经、迦克墩信经。

是的。这是你坚持的基本信念的陈述。但不仅仅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对某件事的教义肯定。通过承认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墩信经或威斯敏斯特信经，通过承认，你就是在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些信经。你在说这些信经非常重要。

这个信条就是一切。我准备按照这个信条生活。所以，这不仅仅是一种认同。

哦，是的，我碰巧相信这一点。这是对这一点的终身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学期里在课堂上讨论 67 条信条对那些长老会学生来说是一次非常存在的经历。

因为我是否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个信条？这有帮助吗？是的，绝对有帮助。正如你所说，你正在讨论使徒信经。对。

这肯定是对这一信条的某种忠诚。你提到你们没有给予对方这种忠诚，因为你们只有 50 年的长老会联系。我不知道。

这是你的事情。对。好吧，那我们要花一整个学期才能完成。

我们这里不是所有人都是长老会教徒，所以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现实的。但它们是教义上的忏悔。但同样，不仅仅是同意。

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了这个信仰。你把你的生命押注于这个信仰。我有一个 Bonhoeffer 研讨会，有几个人也参加了 Bonhoeffer。

在 Bonhoeffer 中，我们将讨论《巴曼宣言》。他们为《巴曼宣言》献出了生命。他们为《巴曼宣言》献出了生命。

所以，这就是忏悔和宣言。是的。这些已经成长了。

现在，安多佛已经不是了。那里没有大学，但普林斯顿和哈佛已经发展成为大学，有点像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所以，它们不再是大学了。

它们是你可以学习神学、神学等宗教课程的地方。但它们不再是真正培训牧师的地方。因此，在 19 世纪，也就是 19 世纪初，人们建立了这些神学院，它们通常附属于大学，但它们是专门为培训牧师而设立的神学院。

安多佛不是这样。安多佛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但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却并非如此。然后我再提一所，当然是耶鲁大学。

耶鲁神学院最终于 1822 年成立。蒂莫西·德怀特领导了大学第二次大觉醒，因为当时神学院尚未成立，但 1822 年，神学院成立，旨在培养公理会传教士。因此，对教育的兴趣，尤其是我们所谓的高等教育和神学院教育，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还有其他关于教育兴趣的问题吗？好的，让我说说。我们必须回到这里的幻灯片。好的，教育压力。

好的，下一个，你的提纲中也有这些，但第四个是道德和人道主义运动。有很多道德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这将是第二次大觉醒的一项重要成果，因为第二次大觉醒强调爱上帝的邻居。

好吧，让我提一下三场运动，它们将对整个美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些运动真的是出于对第二次大觉醒的担忧吗？好吧，你们应该对第一场运动很熟悉，这三场运动都是如此。第一场运动是禁酒运动，是一场彻底戒酒的运动，禁酒是因为在大城市里，大量人涌入这些城市工作，酗酒现象非常严重，等等。

好吧，第二次大觉醒开始攻击这一点，并在第二次大觉醒中发展了禁酒运动，这成为一种全国性运动。第二次大觉醒将是一场和平运动，这非常有趣。当我们谈到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和欧柏林学院时，我们会看到这一点，但我们希望和平运动，祈祷 19 世纪将为世界带来和平、平安和上帝的和平等等，因此和平运动和查尔斯·芬尼、欧柏林学院将强调这一点。

当然，第三个运动将优先于一切。第三个运动将成为 19 世纪美国的主要运动和战斗，即反奴隶运动，废除奴隶制的运动。现在，这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开始，但随着我们进入 19 世纪，在美国公众生活中，这当然将是一件大事，教会将参与其中，为此将会发生巨大的斗争，但废奴运动将掩盖其他一切。

任何其他类型的禁酒运动或和平运动，废奴运动都将是美国文化生活和宗教生活的 19 世纪的特色，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运动。好的，这是第一项，哦，第五项。我没听懂第五项，这是第二次大觉醒后许多教派的增长。

许多教派都在发展。我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卫理公会。下面是几个例子。

1784 年，就拿那个日期来说吧，1784 年，阿斯伯里被任命的时候，殖民地大概有 15,000 名卫理公会教徒，1784 年，15,000 名卫理公会教徒。现在请记住，卫理公会还不是一个分离运动。这是一个试图重振圣公会的运动，也是一个强调复兴主义的运动，但它不是一个教派，所以有 15,000 名教徒。

第二种例子是 1850 年。1784 年，卫理公会教徒有 15,000 人。到 1850 年，在殖民地、更远的西部、南部等等地区，卫理公会教徒的数量已超过一百万。

卫理公会教徒人数超过一百万，也就是说，在 65 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数就增长了一百万。现在，人数增长的部分原因是，约翰·卫斯理去世后，卫理公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卫理公会已经脱离了英国国教。

它是一个独立的教派。实际上，卫理公会有很多教派，尤其是在英国，有好几个。然而，卫理公会在美国现在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教派，它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尤其是因为有弗朗西斯·阿斯伯里和巡回牧师这样的人。

所以，卫理公会只是一个例子。我可以使用浸信会。我可以使用长老会。

我可以使用公理会，但第二次大觉醒之后，教派数量不断增长，试图跟上西部扩张和南部扩张的步伐。事情是这样的，当卫斯理还活着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遗憾，因为阿斯伯里和科赫开始自称主教。换句话说，这听起来像是他们在这里组建了一个独立的教派，他对此表示反对。

他实际上呼吁他们回英国。但他们不肯去。所以他实际上对此表示反对。

但严格来说，直到 1791 年卫斯理去世后，才成立或组建了一个教派。然后，当他于 1791 年去世时，你可以说美国卫理公会现在将自己视为一个教派。而在英国，到 1795 年左右，英国可能有三四个卫理公会教派脱离了英国圣公会。

所以，这有点模糊。这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随着 1791 年卫斯理的去世，卫理公会开始在美国和英国形成一个教派。是的。

是的。现在是时候了。谢谢。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卫斯理公会在美国成立时是反对奴隶制的。那是在本世纪中叶。

我们实际上要讨论的是卫斯理教会，因为它的起源是反奴隶运动教会。他们以约翰·卫斯理的名字命名教堂。所以，是的，但它成为了一个教派。

但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因为它们要到本世纪中叶才会形成。好吧。祝福你们。

讲座就到此结束。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关于美国基督教的讲课。这是关于第二次大觉醒的第 10 节课。